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三十一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選輯
　　　陳子龍臥子　李　雯舒章
　　　　宛平王崇簡敬哉叅閱

劉文節公集

疏

議處宗藩事宜疏　宗藩事宜　劉應秋

竊惟窮則必變，所以權時宜也，變而必通，所以順人情也。襲枸攣之見者，知常而不知變，執偏方之議者

知變而不知情固未有不權變而可以佐時勢之急亦未有不通與情而可以計長久之利者臣竊謂今日所議宗藩是也國朝今餘二百年所　天潢之派日衍月繁封爵滋益盛而歲祿滋益詘無以處之恐傷　親親之恩有以加之又重元元之困葢主計之臣愁然深慮持盈庭之議而難爲籌也非一日矣屬者　皇上俞言官之請特下　明詔勑科臣往各宗會議其處置事宜業已有成奏矣臣還覩奏中可謂善酌時宜曲當人情不加賦而祿自足不紛更而計

自定此公私兩利之法也臣何容置喙第臣之愚私懷過計求爲永便就其中猶有一二可議者臣試言之、陛下試垂聽焉夫宗藩之所最亟者給歲祿也今議各府照額均支計指多寡而信縮之以爲常此于歲額之已羸者似稱便矣其它藩不足則今日業已議補不過數年。累詘累議是滋擾也可議一。即所稱便者今稍羸矣而生齒亦且歲增近者五七年。遠者不下十數年。均屬不給補之恐不勝補不議補而聽其告匱亦甚恝矣。尚得爲長筴乎。可議二各宗之

告匱者大氏皆支庶也有如通融均支則衰多益寡誠爲至平第恐信縮之柄勢必藉于親郡王王而賢也則可少一聽私意以行愛憎疏屬之得及期全給者或寡矣雖　朝廷令甲具在如末流何是使利權有專擅而不均不和之弊起也可議三其有斷然可行行之而永利者則惟開四民之業弛出城之禁嚴吏眡之形乎今夫庶民之家其祖父豈必皆有世業遺其子孫然率世傳無乏者上之以布衣取卿相蔚然亢宗次之收什一之息號稱素封非甚不肖亦必

不至爲溝中之殍。此無他，故則以各有營業而自生（今貿本之途已開矣此改變通之善政也而宗祿不給獨如故宜更一酌議）不窮也。今獨不可行于宗室哉。兩漢之法，自王侯而降，庶子無復爵土。有去而爲民者，有自爲民而復仕于朝者。唐宋亦如之。今擢用未試，而遽謂宗室子弟習于怙侈，不必適于用，又或慮其難制而禁錮之以一城，胡不引前朝事觀之也。漢以朱虛侯而靖內難，宋以趙汝愚爲名執政，類斌斌可紀。今縱不可使親禁掖握兵符，豈遂登進無門乎。古今人不甚相遠，惟上所風厲耳。招者什一，趨者什九，誰不爭自濯磨以

象上指安所稱之才哉儻謂將軍中尉爵秩已貴倨不當列之儒生此特可自聽其志不必過爲之限也不然彼其循循冠儒冠服儒服以入見使者猶强之耶蓋必有所甚樂于彼而不甘心于此者夫固樂之禁何獨限之也比如公卿之子業已嘗世廕矣然固有抱珍蘊奇而亟亟欲自表監者豈其堂堂藩府而一無若人哉誠使貢舉之途一開今支庶而下咸得試官自効其不材者亦得占田治生而考績之法有司之禁皆比于民間即有奇衺安所由逞則坐食司

益省而詔祿可常給計無便于此者葢科臣亦條及之而臣之意猶欲其廣也臣往槪累年建議之臣嘗累及此而竟以廢格遂有今日之困夫今不行恐又蹈後日之悔伏願陛下斷議而力行之豈惟弭患于目睫實可垂裕于萬葉豈惟推恩于藩府實可永利于社稷區區均祿計補可無俟講求矣

書

上山陰王相國書　冊立諸事

屬者宗社有靈授柄名德此天將興泰階之符而

啓我師以鼎革之會泰否之机也其雖至愚極陋亦嘗承教于君子矣竭犬馬而報知己此其之一時也敢不布其腹心其惟爲可爲于可爲之時易爲可爲于不可爲之時難今天下雖未至不可爲而不可謂非難矣 主上朝講久輟幾務倦勤非有異常條奏異常遷除 旨輒數日不下或竟留中不省壅弊已久習爲故事不請似非政體請數或拂 聖心傳聞起居違節刑罰失中階厲府怨大爲肘腋之慮有非臣子所敢言者不言計將奈何且如冊儲之期大信

不堅國本尚揺人心洶洶懷不必然之疑（彼輩欲以爭冊已事〇〇位）則格君難

朝廷法紀廢弛極矣鬨葺之象兆形已成其勢非解

絃更張不可再鼓乃當事者一切因循沽寛大之名

徒多爲狐鼠地而承訛踵弊人且群然歸厚驟而易

其常輙逐影附響之輩吷吷生謗卒或沮格而不得

行則飭法難今天下物力盡詘飢莩枕籍所賴以骨

肉生死者惟親民之吏而貪風猶熾苛政如虎其何

以堪之又如近日撫按餽遺稍爲禁止而罪鍰不見

減損豈必皆解京充餉乎則專盈谿壑反爲奸人者

利也。民于何蘇。此安民之難也宰相操　天子予奪之柄，而爲天下之所奔走，往往善入巧投令人墮其中，而不自覺，如前日之小人，險于擠君子，以助其黨今日之小人，巧于附君子，以文其奸。前日之小人，方懷覬望，今日之小人，將又萌芽。此知人之難也士氣者國家之元氣也，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瀕首深揖，口呐呐不吐辭，則目爲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融委曲，則以爲善處，轉相則效靡然成風，爲士者不知有公道是非，襲套獻諛，虛美

此風于今又益甚矣

秉心無有設不然之事爲逆爾心之言者凡大官皆然而相門爲尤甚稍不加察則忠佞謬指邪正莫辨何以廣言路而作士氣此聽言之難也相公當此五難天下理亂之関惟此所不得不汲汲皇皇開誠集思亦惟此其則以爲格君難矣然　主上英明時有所不測之斷即間有觸忤輒爲囘霽猶不至如水投石似宜因明通蔽委曲轉移如易之納約自牖遇主于巷冊立其首事也即不得留侯之羽翼亦庶幾如李泌之反復開悟從來以求必成可也飭法難矣更

張誠不宜驟。而有必不可姑息者亦宜去其太甚。如沐鎮之驕橫逸遊不處益無忌憚。稍為正法。便足懾伏。乃至軍士鼓譟禁庭、損辱國體、失今不戢將來愈不可制、患且叵測、豈遂不可左袒群黨、以安人心、顯誅首惡、以維法紀乎、雖然此猶一事也、識者曰失不在法而在人。不識人而議法何益。今諸司令甲具在大都法為情滅人為情死者。十而八九。誠使紀綱之地。紀綱之吏擇人任事。無以闒茸不勝者充之。未有清正嚴明之吏立于上。而肯執法以狥情者未有大

吏不徇情執法而群吏不望風振刷者表端而景直理有固然然今之壞法蕩紀往往自朝廷始故曰朝廷正百官莫敢不正又曰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則表之表也安民難矣宜慎簡撫臣重懲墨吏巡按不必騰薦以樹桃李有司不必責課以爲殿最惟以墨著者令撫按不時劾罷不得以任淺假借若俟其貫盈怨叢而後斥之民之爲溝中瘠者已過半矣又惟守巡二司分轄各道與郡邑之吏日相親臨所屬賢否聞見易眞每歲終各令覈實密揭開之撫按撫

按叅訪覆覈密揭聞之銓部明分上中下三等不許溢辭浮實則上無德怨之任下省求謝不貲而撫按以此定司道之賢否銓部以此定撫按之高下清吏治杜倖門計無要于此者至如大計取選亦不必泛寄耳目旁增私賓第由監司知守由守知令由長知貳而官評之外兼採居鄉行誼其有品格卑庸浮疏買聲者亟斥之以示鑒戒近日部議罷卓異而上廉吏良是顧其旁詞舉廉不若袪貪袪小不若袪大而後民可安也人不易知知人不易而奔走于相公之

門其人昂猶爲易見、大都剛介寡合好以忤言進者必君子也。柔媚易親、不務爲正辭者必小人也、于此辨之。十得七八、今之小人、攻擊雖不宜太亟、然有不必不可去者、熙豐之小人不盡去、卒貽紹聖之禍、蓋小人在朝、如癭附頸、如癬著面、去之甚難、蔓延甚易、始若附君子而終于必勝君子、不可不深察也、人雖至愚、觀人則明、彼敢言之士、固未必皆君子、未必中無私挾、亦豈必不皆君子、豈必盡出胸臆、惟其言有益于國是、不宜槩以人廢、如其不可、姑置不行、亦無

切責深罪。以塞忠讜之門、則賢愚僉獲其益、耳目不致壅蔽、元氣振而天下治矣、

上山西王相公書　用人行政

近得北中信、言先生再有論說、深忤　上意、亦且乞歸、將得允旨、傳來語或未真、病中得此、益自增劇、然不諗先生言何事、何以遽失　上心至此、某嘗竊謂主上雖少倦朝講、然用人行政、率能任屬三四賢相即未必有轉圜之美、亦不至有投石之拂、今建言者勤于攻　主闕。而詘于言輔理。似亦非易心之語、其

跡屬疏外，見聞影響，不敢泛及，即據所傳邸報中一二，亦往往私置疑駁。本朝之設臺諫，專于糾劾不法耳。今亦有言及大臣，則臺諫群然起而攻之，雖同官亦自相矛盾不顧也。挾臺諫爲重，而蔽塞正論，前代惟晩宋爲然，乃最熾于今日矣。自古疏入而日不報，日寢不行者，乃得具載史冊，誠謂一時大建白，大綱紀，雖或見阻于昏亂，而令後世知當時亦有見遠，嘗微補弊救壞之術，所繫不小，故賈董衡向諸疏，備于漢史者，皆所未嘗經行。至劉蕡一策，不過一落第舉

子唐書亦備載其詞而不遺使在今日其湮沒可知矣夫禁使不發鈔是何心而又申飭之者是又有何心也國朝令甲使人人皆得盡言毋得阻隔故雖遠者如振瑾近者如嚴張未嘗下部明禁部屬不許言事獨創見于今日耳夫吾無可湮之跡人亦何樂于言哉以此知非大公之體也開國至今二百餘年未嘗有請告居憂已甘退休而復遭論劾者即使其果此指鄒明龍也鉅姦宿猾猶將憫其廢棄而置之況加于海內之名流哉欲絕其向進之階丐豫爲折萌之論謂天理人

情所安乎氣節者厲世磨鈍之要机也故淮南悍一
汲黯而驕豪之卿相折心于房維彼誠慕其風而知
哉也今一切佻立節者爲奸巽日守正者爲矯情惟
取模稜軟媚者謂足以供吾之順指而狎比之尊顯
之即間有拔及褻所嘗負峻節直諒者亦必覩其今
日回面順旨之意何如然後驟貴久要以忻動天下
此輩既皆海内所慕尚且感恩誦德之不暇于是詭
詭自傍其聲音而巧猾無恥之徒乘間闘進天下靡
然顧化而所謂真氣節者折北而遠避此人心士習

之所以日就頹靡也賞罰　朝廷之威福務至公而不乘私意則不獨賞足爲榮而罰亦可以鼓舞群志近年觸怒　主上者無若潘大中丞一旦以河決難其治者遂起寄重任是　皇上于喜怒之際絕無專主也乃如黃道瞻孫如法又痌下位此猶曰負犯上之嫌也其直言忤時者或正推別用或遠謫不遷或久抑不理借一二摩切人主者詭托之于不可測之用舍而盡億亦不能盡言倘先生猶可少逡巡焉庶幾望異日之改圖　宗社之幸也

與大司徒石東泉書　　理財經費

古今之善理財者，不言生而言節，迨國運休明之久，其文物旣增修，則財用必侈耗，利孔必無遺，議所當言者獨有節而已矣，旬月以來，又見諸臺省各陳所諫，犂然具備，而其最要者，已畧舉于王給事之一疏，今天下費之最鉅者，無若邊餉，其侵魚蠧耗弊出百端，亦無若邊餉，顧人知之，人能言之，而迄不得其要領者，以權在督撫，隱蔽自上，則下相回互，受計支吾，則推尋無跡，故欲清邊餉，須公忠潔廉者，一攷覈而

更圖之乃可耳不能節僅得毫芒所補幾何也今之所最蠹財而害民無如鑄錢一節言者雖紛紛迄未有竟其根株者乃弊原則在數更而屢變也本朝洪武四年始開局造錢未幾旋罷中間正統天順成化正德皆格不鑄獨嘉靖鑄錢最多十九年已有所得不償所費之詔後又更造洪武至正德年號各百萬錠費且不貲國用亦坐以空然　世廟在位久至末年錢始通行其舊錢及洪武永樂宣德弘治諸錢皆廢矣未幾易以隆慶又未幾易以萬曆每一更易之

際列肆兌錢者資本一日消盡往往呑聲自盡而小
小市販輩皆虧折其毋錢傳相驚疑雖官府且有囊
頭拳梏之罰迄不得行姦民又乘間造爲飛語或曰
不用火漆或曰不用金背或曰嘉靖隆慶萬曆兼行
小民既無所主而先積錢之家出其所蓄賤售以償
十一錢百文重銅十二兩所易銀不過一三分而已
乘北之缺自南而載以往乘南之缺自北而載以來
又乃私自鼓鑄輕其銖兩雜以鉛錫故賤其直以亂
眞者而小民耳目益無所憑錢法迄壅不行坐此今

開水衡所積貫朽而民間一聞布錢之令疾首相告夫錢本神物其流行與否非禁令可齊要于民之所便而已不然何數十年前唐宋錢通行日民不告病而今嚴行　當朝所鑄反告害稱不便也其以爲繼自今請暫罷鑄錢南北歲省數十萬金獨無奈內之常例外之射利者何其以爲非門下不能一截其流也錦衣官校光祿厨夫他諸役詭影者凡外省遊食負罪避難之徒誰不目藉食糧于此歲費錢穀無筭近亦有論及此迄格于中人報罷其以爲非門下顯

諫力爭。不能一節其冗也。蘇杭二處財賦極重。已偏若矣。而今日之最受害者。又加一織造府。方其初年猶能浮視節省。得清約之㮣。邇來淫巧日進。費用日不足。借名加派。非分要求。織造之家。十空其九。其間自數百金數十金最下織戶。皆轉徙他方。其桀黠者皆去而為盜。舊歲群聚府城。幾成大鬨。禍有不可勝言者。某以為門下宜乘聖心憂危之時。可請而能之也。

與朱鑑塘中丞書　　軍事積蓄

近從里中父老窃窃談民間事、最若積蠹、無若軍事爲甚、敢直披爲臺下陳之、蓋軍房猾書世傳箕裘。一切軍戶、皆口分之業也、軍戶之載尺籍者十一。而年遠丁絕、戶空存者不啻十九、明文之清勾者、累年不數人、而槩將虛絕之戶、指甲作乙、減東作西、開賄騙之術者、不啻百九、甚者錢神所通、則飛寄以避實、索賂莫遂、則瞞我爲挨、由是無軍而蒙有軍之類。一軍而窩一家之害、上下于若輩數人之手、而滋蔓爲里遞數世之患、千態萬狀、莫可致詰、其弊根大都起于

載籍之無定本而積書之世踵襲也誠令戶有實籍則虛實莫淆軍無該書則承治無自夫無實籍則不得不寄耳目于該書而求實籍于該書之門猶之失實也今所衛尺籍豈不具存里巷見聞豈不具著臺下倘有意乎第著爲絜令將見在所衛實丁之戶註凡清出三世絕丁不許再行勾補省官吏紫脈勾清者當科罪其里居刊爲成冊其有滿而不報報而不實者許都圖里甲覈赴長吏首訴訴不當者以其罪罪之或涉疑似審證無據或公稱逃亡委無的脈即本係實丁特賜除豁與過而存之寧過而去之至仁也與寄詢

于吏書。寧過信于里遞至公也。他如遠代已絕、及丁已盡。而戶空存、與一切戶存而久住清勾者、臺下就中。或俯爲奏除、或私與批豁。或槩可免清。亦槩不載策內。異日一遇清勾。第按實丁之籍。一一覽可辨。即有因緣爲奸者。不得混開挨求。以滋騙擾。此籍既定。一切管軍書吏永可革除。不必設僉。此誠蒼生不世之利、而臺下無疆之澤也。

鹽政考

鹽政

夫鹽之爲用、非若五穀麻絲之最切、虞夏時僅以充

貢未嘗專取于民也。自管仲擅山海之類而鹽筴始征、漢用桑孔之謀、而鹽禁始重、迄于唐宋、利源愈益開征榷愈益多蓋天下財賦鹽居其半、而談利害者亦紛然費講求矣我　聖祖獨覩大計深惟永利、念邊城險遠、兵餉不克、而糧運勞費乃以鹽糧召商開中令其輸粟實邊謂之飛輓嘗試考之有數便焉商人自募民耕種塞下、得粟以輸邊、有償鹽之利無運粟之苦、便一流亡之民因商召募、得力作而食其利便二、兵卒就地受粟。無和糴之擾無侵漁之弊便三

不煩轉運如坐得芻糧以佐軍興又國家所稱為大便者至如存卹竈戶則給鹵地給草場給工本鈔而免其雜差甚良法也比其後也奸商販私鹽以壅正額貧竈挾餘鹽以市商利乃令給官鈔以收餘鹽輕課稅以杜私販已又下令曰販私鹽者絞挾餘鹽者殺可謂纖悉靡有遺策矣籍第令遵成法而不變即可令國家千萬億年邊用無乏之時豈不大愉快乎奈何議論之臣喜為紛更睹末流而指必然之畫計目前而忘長却之慮有見謂本色莫如折色便于是起

自三錢五分浸尋至六錢七錢課日不貲兼之有支給之難有補賠之累而商病矣有見謂給粟莫如納鈔更又復改爲鹽糧于是餘鹽不見加多而鹽糧卒難議減且也草蕩之場占沒于勢有稱貸之息倍入于富室而竈病矣商人避正課之害不得不借影于私鹽竈戶無餘鹽之利不得不私賣以聊生甚者招致亡命挾海負險官兵不敢拒有司不敢言卒致官鹽日滯務糧日匱名曰召商實則里中窶人家無宿舂者也名曰中鹽實則轉販數手而不知誰之子也

一旦邊城有警倉皇失措召商而商不從輓偷而偷不繼其病兵民病國家可勝道哉今之議者又曰世稱米鹽言同用也乃五穀與民無禁而獨于鹽禁其弊至禁愈嚴而貧民愈甚富室愈橫盜賊愈熾殆非所以同民利示天下至公也寬之便噫文學之策已不能行之漢矣如今日何剏 皇祖之法令具在先朝流弊可鑒爲此說者愚竊謂非計也無亦申明祖制與天下共遵守可乎邊方曠土皆可耕之田也嗷嗷待哺皆能耕之人也斥鹵草場今非不足也土

馬糧餉今非有餘也如輸粟之令則本色可無折而正課自不能虧如種邊之令則得粟可無難而實民且有所給粟以收餘鹽即無工本而竈不患貧民利鹽而樂輸粟即無遠運而兵有餘餉凡此皆　祖宗朝故事特在今日一遵行之而已他如晒鹽不便則議通融鹽花不敷則議酌求河東額課則議輕減超支報納則議派分議者非不斌斌要之一時權宜之策非澄本清源之論也善乎先臣有言治鹽利猶治河患也治鹽利不究弊源惟末流之防猶治河患不

去壅淤而愈築愈潰亦勢也故今之計惟在愼簡廉能有力者為御史出而操理鹽之柄而專任之以責其成即　祖宗法度不難復而邊用可永無患計無便于此者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三十二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選輯
陳子龍臥子 彭賓燕又
陳玄鑑先參閱

曹侍郎奏疏

疏 曹時聘

報泇河展拓工完疏 展拓泇河

為照泇河之役、其來已久、肇於壬辰之洩湖水、闢於辛丑之達沂河、而避湖鑿石、遂成通津者、則前河臣

李化龍之議也。上自李家巷。下至直河口。計長二百六十里。已於去年四月內盡開通矣。粮艘之由泇而上者。業五十餘隻矣。祇緣張村集以下三十里。直河廣闊。因其舊以爲渠。意在省費。而不料水漲沙壅。舟行稍滯。兼之泇界於直。其水逆流。土埽被衝。其水旁洩。於是直河一帶。沙淺膠舟。不免爲全河之累。續該前河臣督行司道相度地形。避高就下。自張村西南剏開支渠一道。長三十一里。下接田家口。去年所開舊河。而沙得遠避。毛窩一段。橫穿沂河。浮沙約二十

丈見用樁板廂護內實老土而泓不爲壅王市口之減水閘臺頭二莊之節水閘與夫彭家口之滾水壩一一用石建造又自直河口以至劉昌莊但係上年淺阻之處一一闢濬成渠以上各工至三月三十九日一一併告竣放水行舟從留守中衛以後衛尾而入揚帆徑渡欵乃之聲不舍晝夜臣由曹單豐沛閱視黃流周咨挽回之策南趨鳳泗恭謁　祖陵東出靈邳放舟直口親覩口外舳艫鱗集兩傍者不下數百隻督夫挽拽不兩日而盡臣尾其後沿途測量渠水

深者丈餘淺亦不下六七尺、不但去歲沙淺毫不能侵。即大汎口之溜、亦以下建閘座有所節蓄。而其勢甚平也、夫新造之河、非處淺即處陿、令頓莊閘上有運解木筏數百再泊於北岸、糧船行於南、臣之官舫又行於糧船之南、是三舟可以並進不可謂不濶矣。近據判官呂文實揭報重船過王市口者、至五月初三日已二千三十餘隻、儻此後船無脫幫、行如魚貫、則較之去歲、遲速相懸、當不止於一兩月也、運道安瀾、漕舟飛渡、既無守風之苦、又免損失之虞、此皆群

工用命之所致也

泇河善後事宜疏　　泇運事宜

題爲泇運三年成效已覩備陳善後事宜乞勑該部覆議舉行以圖永利事據中河分司郎中劉不息等呈泇河之役鑿山掘石其工最艱流濬兩年河流通利遠避二洪汭溜之險永厝漕舟衽席之安凡在臣民靡不懽忭第事屬創始必須善後酌爲條欵理合會呈裁奪施行等因到臣維時黃灌南陽大挑孔棘臣方疏請平治料理工程而泇役告完見通舟楫所

有善後事宜，待河回之日另議題請，令北徙之河，俛歸故道，南陽一帶，已無梗矣，新開之泇，又行一運，視前兩年且全運矣，從前之成效可覩，此後之永賴可期，避險即夷，舍迂就通，咽喉順利，國脈疏通，四百萬石之粟，渡江而北，與貯之倉庾者無異，詎非社稷無疆之慶耶。謹會議照得國之大事，莫重於漕，命脈攸關，良非細故，二百餘年，自徐而下，大都以河爲運，邇來遷徙不常，數失其利，非二洪告涸，則諸溜難前，內外臣工，蒿目傷心，莫不以無漕爲慮，幸泇河一線，先

此治漕又治河也

泇河之開三公之力也

該河臣舒應龍創開韓家莊以洩湖水而路始通繼該河臣劉東星大開梁城侯先莊以試行運而路漸廣比至三十二年河臣李化龍上開李家港鑿都山石下開直河口挑田家莊殫力經營行運過半而路始闢至三十三年二月內該臣接管行事見得enclosed挑經始運艘將臨立限嚴催多方鼓舞暮春首夏接踵告完是年行運者八千二十三隻比至去冬今春臣雖躬督大挑猶不時親詣泇渠往來料理建閘平溜濬淺裁灣日夜催趲如期而竣故今年粮艘七千七

百六十五隻盡數渡泇則泇之可賴豈不昭昭在人耳目哉然漕渠成矣河官未設閘座建矣官夫未定轉輸通矣置郵未改崔苻警矣司捕未立兼之閘禁未嚴節宣失度水利一潰立覩膠舟臣故不敢虧一簣之功廣集衆思謬畫善後六事列款具題或云黃已治矣運可行矣焉用泇河爲哉噫此未覩河患之言也治黃者去南陽之害也用泇者避徐邳之險也非謂黃治而泇可不用亦非謂泇通而黃可不治也二者不相悖而實相成則黃流旣挽安得不汲汲然

從事於泇以爲運道久遠計耶此後過淮糧船一入直河別無險阻臣等自當照數具題不必襲過洪之舊名也

計開

一畫地分管以便責成據各司道議稱泇河自沛縣李家巷經滕嶧地方至黃林莊西邳州界止應屬夏鎮分司及濟寧道自黃林莊至直河口俱邳州地方應屬中河分司及淮徐道各照所屬會同管理其沛地屬徐沛河防同知邳地屬邳宿河防同知無庸議

已惟沛東不數里，即滕嶧之境，自劉昌莊至黃林莊量長一萬九千一百六十二丈，約百有十里，其中有歲修之工，須得府官料理，有出沒之盜，須得府官彈壓，有歲運之舟，須得府官催儹，將埽之徐沛同知，則慮隔屬之難行，將埽之運河同知，則虞遙制之難遍，合於萬家莊建驛處所，專設管河通判一員，為便，又嶧縣原無管河縣佐，應增主簿一員，但該縣河道工程頗簡，歲修自易，惟以縣丞帶之，亦足辦理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新剏泇河，河道里延長，省直司道自應畫

地分管。總攝於上兩分司。及淮徐道無論巳。惟以濟寧道而統轄滕嶧遠隔三百里外。雖鞭之長。其及馬腹乎。查得兗東見管兩縣兵巡。且駐在沂州。距泇孔邇。合增管河二字於原領敕書之內。督率府佐縣正管理泇河。計莫便於此者。其分管府佐除邳沛地方聽邳徐同知照界管理外。所有滕嶧河渠長逾百里既不可責之直隸府佐。又不可屬之運河同知。添設通判一員。駐劄萬家莊。委為得策。第增一官即多一官之費。而兗州府馬捕通判其事甚簡。合無令其兼

管泇務、專聽夏鎮分司、及兗東道統屬為長、
一增設官夫以司閘務、據各司道議稱泇河建有韓莊臺莊頓莊石閘三座、及應增直河口鉅梁橋俟先莊萬家莊等閘應設閘官閘夫以司啓閉、及查直隸舊運河馬家橋留城黃家等閘自萬曆十八九年黃河倒灌鎮口、內水不得外洩、積匯成湖、各閘久廢、而閘官猶沿襲選補未革也、先該夏鎮分司議將黃家閘官夫移之韓莊留城閘官夫移之臺莊、馬家橋閘官夫移之頓莊、彼方曠役、此方乏人、不煩增費、而官

夫各得其職業矣，不敷之數，再查廢閘移用，及洮近兼管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泇河之內，建有韓莊臺莊頓莊石閘三座，節宣水利，則啓閉官夫，委不可少，合將巳廢之閘如所謂黃家留城馬家橋遺下員役，即補前項新閘之缺，專司啓閉，以後吏部選除閘官，俱照新閘名色，不必仍襲舊號，其餘閘座候建完之日，再查廢閘官夫，一體移用，或於兩閘相近之處，酌議兼管，容臣移咨吏部照閘改正，以垂永久，在邳州境內者，附邳州僚屬，在滕嶧境內者，附滕嶧僚屬，斯閘

座之啓閉有人、而水利之節宣無誤矣、

一添一驛遞以便應付、據各司道議稱泇河原稱二百六十里、今新挑支河避灣取直、實止二百四十里耳、宿遷至趙村約百二十里、與宿遷至邳州道里相等、應令邳州分撥廠夫、即在趙村荅應、趙村至嶧縣之萬家莊、約九十餘里、應令兗州府查照原議暫派錢粮委一職官於此荅應、待一年之後、通計歲用錢粮若干、應便酌量設驛、如使客果盡數趨泇避黃、則另議裁徐州彭城驛爲之幇貼可也、萬家莊至夏鎮

亦約九十餘里，即接沛縣之泗亭舊驛，無庸別議爲
也，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泇河告成，安瀾利涉，趨夷避
險，舟楫通行，自去歲至今貢舫使舟，無不由此出入
據議趙村爲邳宿適中之地，安設一驛，令邳州驛廠
分撥人夫錢粮在彼應付，蓋從水之途雖異，而過客
之數不增，浥彼　不煩別費又萬家莊係邳嶧適
中之地，宜設一驛，先令兗州府措處錢粮，委官荅應
今已一年，用過錢粮，必有定數，應於東省坐派三分
之二，再裁彭城驛三分之一以佐之，聽吏部選除驛

丞一員，添設驛吏一名，一切夫役廪根，悉聽東省驛傳道議處。

一設立巡司以備干掫。據各司道議稱，泇河濱湖傍山，人煙稀少，地方曠野，粮運經行，盜患宜防。合於臺家莊設立巡檢一員，吏一名，編設弓兵四十名，就將原裁沙溝巡檢改撥守備營弓兵二十名撤回，再於近泇州縣編增二十名，常川巡緝，仍於河隄上修築墩堡，分佈防護，其官吏俸粮與夫修建衙舍等項錢粮，聽該府查處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泇河行運最稱

重地。且東南財賦。捆載而北者。悉出其途。非復昔日荒凉景象。但長途曠野。村墟稀疎。距縣頗遠。浦官難顧。盜竊之警。要應預防。據議於嶧縣臺家莊添設巡檢一員。弓兵四十名。專在新河巡緝盜賊。防獲糧艘。應添弓兵。半撤舊裁沙溝巡司之役。半聽州縣酌量編發。俱屬停妥。

一申嚴閘禁以節水利。據各司道議稱。泇河展濶濬深。漕輓永利。官民船隻。往來櫛比。但直口為泇黃交會之處。即今黃歸故道。全河東下。直口之外。清黃交

接倒灌可虞。業於直口議建閘座。倘遇黃水暴發。即下板以遏濁流之入。而閘以內無灌淤之患。黃水消落。則啓板以縱泉水之出。而閘以外有衝滌之功。是此閘乃泇河門戶。啓閉最宜嚴謹。次之王市閘居沂河之上游。繫全泇之命脈。每歲糧船由直口而入。全藉閉閘積水以浮舟。官民船隻。由沂河而進。卻擅啓板洩水以誤運。是此閘乃泇河樞要。啓閉亦應嚴謹。其他頓莊臺莊韓莊等閘啓閉之例。自有定規。但河渠新創。閘禁未嚴。每被勢要座船擅啓閘板。有將鎖

鑰擊碎者，有將閘板帶去者，有將管閘官牌橫加嗔責者，不思漕河關係國計，乃以一人之私圖，而阻四百萬石之重務，可不可也。合無請照淮安鎮口閘座禁例，嚴行申飭等因，到臣。卷查萬曆七年，該前河臣潘季馴題稱，每歲六月初旬，通濟閘外，暫築土壩，以遏橫流，其官民船隻，暫行盤壩，至九月初旬開壩用閘，仍將題准 明旨刊示各閘之上，如有勢豪人員恃強阻撓，應拿問者，徑自拿問，應參奏者，徑自參奏，毋得阿徇假借等因，該工部覆奉 聖旨，又該前河

臣潘季馴題稱鎮口等閘並未奉有　明旨人心不知警惕乞要照例請旨刊刻遵守再乞天語申飭鮮貢諸船如遇黃水盛發亦令暫候塡刻工部覆奉

聖旨俱經遵行在卷今據前因該臣看得新闢泇河

此二語明闢泇之利

二百四十里以代徐邳黃河三百六十里之遙計程既省險溜又避行運三年業有明效官民船隻並涉此途允爲百世之利內韓莊臺莊頓莊王市等閘已經建造啓閉節爰足裨糧運其直口梁城萬莊等閘見在修砌均爲轉漕而設必須以時啓閉方得利濟

漕舟第未奉　明旨誠恐勢豪船隻玩視各閘不遵禁例如今春王市閘開放不時糧船膠阻倘直口之閘尤而效之將來黃水盛漲必至倒灌其害更有甚於此者據議此照淮安鎮口閘事例請旨申飭刊示閘上嚴加禁約委不可已

一議加裁展以收全功照得泇河草創行運三年魚貫往來已覩成緒第此河之通原因水衝舊跡廣陿不等高下不齊有殘缺應築之堤有灣曲應裁之岸有淤淺應濬之沙雖連歲開挑而渠長工劇未得深

廣如式。且大泛口湍溜未平。猶須力挽而上。與夫鉅梁直河等處。舊議閘座未建。吳冲猶高二處。新議閘座應增。皆未竟工程。目前急務。據各司道勘議。自都山東起。至直河口止。各項工作。酌量緩急。分爲二等。應先完者爲一等。估該土二十四萬七千二百六十四方。每方四工。共九十八萬九千五十六工。每方銀一錢二分。該銀二萬九千六百七十一兩六錢八分。募夫一萬一千名。三箇月完工。應續完者爲二等。估該土一十五萬九千三百方。每方四工。共六十三萬

七千二百工每方銀一錢二分該銀一萬九千一百一十六兩募夫七千一百名三箇月完工吳家冲猫兒窩應建二閘估該工料銀四千四百兩有零以上錢粮分毫無措萬不得已分作兩歲鳩工先將一等最急者趂今秋防事竣檄行司道督令管河府佐州縣掌印佐貳等官補築殘隄裁削灣嘴展闊陿岸疏濬淤沙與夫新舊閘座勢不可緩者刻期建造自十一月初築壩興工限至次年正月盡開壩放水漕舟一至務令鼓檝而前其二等工程候至來年運畢再

欵、合用工價、移咨工部、將河工事例、盡數解發、以抵其費、不敷即再開二三年俟之、工完之日、覈實奏報

伏候聖裁、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三十三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顧開雍偉南
邵梅芬霖玉　參閱

徐中丞奏疏

疏　　徐學聚

初報紅毛番疏　紅番通市

看得我朝海禁甚嚴，而尤於日本為兢兢者，以日本驚悍，素為中國患也。紅番自稱經烏江日本而來，向

與倭合，闢自曾勾以爲援，此尚可以彭湖居之乎，夫彭湖內島，設兵防守，正以扼其吭而制其命耳，闢自時倭將欽門墩，統舟二百，欲襲雞籠，據彭湖，窺我閩（廣東有雞籠福建亦有）（雞籠）粵，幸先事設防，謀遂沮，年來倭夷屢窺此島，不得志意，豈一日忘彭湖耶，若以此島與酋市，倭必不甘心，酋必結連倭夷，爲併力盤踞之計，據地取水，伺潮結腙，是我自撤其藩籬矣，胡不以香山澳觀也，香山初議止佛郎一種，許其形海而市，漸則不可收拾，爲粵隱憂，酋之漸可長乎，粵已誤矣，閩可再誤乎，酋一敗

劒于香山、繼又見逐于呂宋、姦民乘其無聊、導之行劫海上、就彭湖居之、彼爲它處所不容、閩豈逋逃藪故容之耶、揆理度勢、斷斷乎其不可者、廼議者曲爲調停、欲請泊它島者、欲請置之東湧者、此又狃于目前之見、未取國與民地方之利害熟籌之也、夫閩稅原以給餉。中貴出盡歸之天府。海澄彈丸。而能設關以稅者。以商航必發軔於斯。可按而稽也。若番船泊彭湖。距東番小琉球不遠。二千里之海濱。二千里之輕舠。無一人一處不可自齎貨以往。何河能勺攝之。

漁船小艇。亡命之徒。刀鐵硝黃。違禁之物。何所不售。洋船可不遣。海防可不設。而海澄無事關矣。不能關。何能稅。即故稅立盡。有司取何賦以給稅。中貴取何稅以報命哉。非所利於國也。外夷以方物致貢。各以國所實效誠悃也。今番船所有。獨毳而已。煩地何所用之。絲縷布帛。我所用也。何取有用而易彼無用也。漳人但知彼有銀。銀可欲。且其初易詐。可多致之。我販呂宋。直以有佛郎銀錢之故。與其貨於險遠之呂宋。而得佛郎之銀錢。孰若販於紅番而近致之為愈

乎。不知此不可數數也。呂宋諸洋與我商民貿。彼此貿易。久已相安。番在彭湖而市。勢必絕呂宋諸洋之販。初時或可倍蓰。未幾當盡知我國之價不復可欺有立賤耳。我徒有過海之苦。坐失市海之利。而重離呂宋諸洋之心。異日繇復能望紅番之去。而我自轉販于呂宋諸洋也。然後悔之矣。非所利于民也。東湧內地。閩省第一門戶也。吾畏人偪處此。故戍守之。設柵深山以拒豺虎。今乃引豺虎同臥耶。漳民始販呂宋。呂宋且為所制。一旦改慮戮一萬之命。如艾草菅。

番性覩呂宋為攄悍舟器精而水戰捷萬一越島而來合綜而集今歲二三船也明歲什百矣今歲紅番一島也明歲他島聞風至矣香山非般鑒歟異日海上假稱紅番劫掠商船者無日無之必且隨哨隨港增兵設艦數倍乃足此不徒失海之利而先被守海之害非所利於地方也大抵閩省紀綱大壞人人思亂在在可虞漳泉亾命黷貨無厭何知三尺即潘秀等諸姦如鬼如魅挾從古不賓之夷齎么麽不經之檄創聽睹未有之事不待報可而三四巨艦直闖入

乎戍守汛防之區、小人無忌憚、一至于此、皆緣國法未彰、人情積玩、故首發難于張嶷、而此輩復效尤以開其釁也、養門庭之巨寇、爲腹心之隱憂、因紅番而禍閩省、因閩省而禍中原、此臣等萬萬不敢輕徇者也、

報取回呂宋囚商疏　撫處呂宋

議照呂宋通商一節、原因漳泉濱海居民、鮮有可耕之地、航海商漁、乃其生業、往往多至越販諸番、以窺厚利、一行嚴禁、輒便勾倭內訌、嘉靖季年、地方曾受

蹂躪之慘維時當事議以呂宋素不爲中國患者題奉欽依許販東西二洋華夷相安亦有年矣顧一旦屠戮遁商至萬計者變出異常法應討罪但究其禍端良由張嶷妄奏採権爲之厲階及姦商前年殺其酋長積怨蓄憾有以激之情似可原矧提師渡海遠征勝負難料國體攸關何敢輕率啓釁以蹙 皇上南顧之憂臣隨會檄傳諭佛郎機國酋長呂宋部落知道我 高皇帝總一方夏表則千古禮樂威信世守如一迄我 今上皇帝陛下允奮天綱該覽八紘

北極沙漠南及爾等東南諸夷所有之海日照月臨
共成正朔如日本諸島犯我屬國朝廷三遣吏兵屠
類酋山恢復朝鮮還立其王以守宗廟鬼方楊酋不
畏王章奪父賊弟棄妻擅殺其民南徼吏士驅兵進
縛千里之國夷宗蕩土翦爲茂草非爾等所耳而目
之者乎去年海外姦民張嶷妄稱爾呂宋機易山有
礦金可採有司覆聞　皇帝以爲驚擾海邦貽爾憂
戚遂付法曹斬之西市傳首海上以告姦宄乃聞張
嶷去後爾呂宋部落無故賊殺我漳泉商賈者至萬

餘人有司各愛其民憤怒上請欲假沿海將士加兵蕩滅如播州例且謂呂宋本一荒島魑魅龍蛇之區徒以我海邦小民行貨轉販外通各洋市易諸夷十數年來致成大會亦由我壓冬之民教其耕藝治其城舍遂為嶼區甲諸海國此輩何負于爾有何深仇遂至戕殺萬人蠻夷無行負義如此曷逭天誅堅乞再三 皇帝以呂宋久相商賈不殊吾民不忍加誅又海外爭鬪未知禍首又中國四民商賈尤賤豈以賤民興動兵革又商賈中棄家遊海壓冬不回父兄

親戚共所不齒棄之無所可惜兵之反以勞師終不
聽有司言爰降旨特行令所在遣使傳諭爾等酋長
部落令咸改悔畏天守善其海外戕殺姑不窮治爾
等當思　皇帝浩蕩之恩中國仁義之大張嶷一誑
口輒不憚梟示以謝爾等爾等非木石獨不思灑濯
其心以報中國乎若前事訛傳未有兵革投款效順
商船往來交易如故若果有嫌恨已相讐殺可將該
島所有漳泉遺民子孫追斂各夷刼去貨財賞送還
郡自此商船交易仍聽往來如故其或聽信姦徒煽

戕執憾、貪保昏迷、不共恃遠抗拒不聽賫還、即當斷絕海船、不得西行、仍聽諸吏兵同其家、願報讐者、一風張颿、千艘並出、鄉音雜辨、玉石俱焚、或復聽各貢市諸國二百年忠順者、許其部落驅兵合勦、即以呂宋賜爲市舶提舉、有司再請天怒、且及一旅儲頼釜山、播州白骨在望、能不噬臍、故茲檄諭主者施行等因去後、今據前因、除取回商民、批行該道查審明白、發令各家屬領回安插外、該臣會同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湯兆京、看得呂宋原禁商民併劫失財貨、遵照

傳檄悉經放還詳閱來文詞甚恭謹皆仰藉　皇上之寵靈得以保商民之生命且不至煩兵費餉坐令懷德畏威實得柔遠固圉一策即臣仰荷天語責成至意亦可少抒其萬一矣

楊兵憲集

書　楊寅秋

上撫院　征播

征播之役水西始騎觀望其後亦頗得力郭青螺今黔欲用水西而李襄毅始終惡安氏之反覆意

途次連捧手書須發險夷圖說土漢兵數役會情形宛在目中何當聚米先是共將出國門說者謂敵怒

難犯敵銳難乘有如我兵未練餉未方險夷未盡周

欲并滅之擬于後來西乎地狠毅侵爭之與點

中之論極相左揚君為點中點用於北狱紙用水西

知火器未經教習則姑且遲迴土狠以省糜費亟簡材官訓練精兵一二萬分布要路蓋三月之間按兵似動不動擾亂彼春耕疲彼奔命稍俟秋間調集土狠乘其惰擊之當似萬全其說微聞當事秉樞頗見採納頃捧寄諭黔事不出冬杪乃知先聲自足奪彼梟魄至如作使安氏最為今日對症之劑某北上曾亟奏記前者已誤豈容再誤抵都備陳之政府疆臣乳臭子耳所擬置在陳王二臨欲得安氏力非貸二

豎不可政府云必撫按請而後可宥也此恩在兩臺

市之則姑擬入黔首以此造𣏌乃大疏先發早巳符

契當事之擊節可知巳第閱兵數内安兵僅止二千

何故抑或別自有說此輩變態在轉瞬間監軍分屬

東西惟命軍門體統嚴重就中宣布德意駕馭鼓舞

承坚乃心非其任之而其兵號五萬土兵向無足數

合之見多分之即寡不然能制其死命否且有土無

漢兵將不習不勝烏合杞憂千慮之得尚未可以片

楮盡也

又上撫院　備苗

東坡爲梗之苗詢之差人云即臺蠟等寨之生聚於斯者去官道僅二里非九股苗猶然屯劄聚而不散也我兵機事密把截嚴乘夜襲之無慮苗多所慮者苗漫散逃耳勢必拽九股復來而播兵亦來播不來坐失九股之心可逆睹也有如播與苗復合又屯劄五里橋睥睨興隆城池我兵復嬰城固守則官道何時通而坐困何時解乎今合蒙兵獨兵鎮竿鎮谿之兵不下三千掃除之後似不得不屯劄一大營與之

拒敵固守。如尚單薄、請亟催蒙楊二土官之兵四千、前來協守、又厚集偏橋之援、合偏橋黃平東坡三處

偏橋苗兵入犯路也

之兵、不出七十里外、似可聯絡策應。若云六七千之衆。不能守一官道、則重安牛場之足我咽喉者、不獨一東坡姑也。拒尸守之、猶恐不給。何言大舉。此必爭必守之衝、當早有決策、

上總督　備播

播酋自分罪在不宥、向所不卽東衝西突、爲斜披生苗未集、時而狂逞、移檄傳書、以恐愶我、時而卑辭乞

撫以嘗試我今且分道入犯使我疲於奔命以先發制我先焚劫東坡站堡進偪興隆城張疑兵犯黃平所興隆危若累棊及見援兵稍集始撤大營解去殘苗仍梗道不數日而思石之龍泉告急興隆之報稍解散者又報復聚且聲言必攻黃平偏橋矣龍泉關係止於思石若興隆偏橋之間非獨楚黔之咽喉而滇南咽喉也自東坡為梗而滇之上供自西來者不得北黔餉自北來者不得西差遣既絕聲息杳然職前具稟此一線路乃必爭必守之衝非屯劄一營

拒敵固守，卽黔且坐困，無黔且無滇，何言大舉，今黔力既不支，楚援竟未集，事在燃眉，督責將吏，惟仰伏霜臺威稜耳，再惟黔兵原議四萬，今雖增至六萬，率係各處土兵，多虛數，每萬僅可六七千，堪戰者僅可三四千，職去歲監軍昭平，實目擊之，黔中不獨防播，又所在防苗，隘口渡口之把截，衛所城池之防守，以及押運守營之類，合之見多，分之見少，無所不分，無所不弱，恐勞逸之勢既殊，衆寡之數復不敵，此一勁酋似未可以嘗試撲滅也，

又上總督 備苗

黔事孔棘，需臺榮衛若身臂，而燭照情形在几席，自發難後黔之精神，止收拾安氏一着。第曾所難，正在與賊絕，而所難於絕者，飛練之事，寔合為一幅，今雖寒盟，遽難改臉，我雖多方作使，必不能如播酋百計彌縫，且近日剽劫東坡黃平，不盡播兵，多糾拽之苗及借播為名者，應龍尚堅壁在穴，安氏即無狐兎之疑，却恐亦不免勝負之顧慮，職所庶幾其不敢退托者，大兵雲屯之日，烏合土兵，犹肯摧鋒先登，與賊爭

一旦之命其當在安氏矛會以此諭之彼亦無詞脫得彼欣然矢力即借我鷸蚌之勢收彼漁人之利總之期于收功則亦足稍稍寒霜臺之明威上賞矣第此輩變態在瞬息職猶未之敢必也再惟播患在外苗患在內播今猶在藩籬而苗乃在門庭苗患未除腹背受敵安得一意從事於播處苗不由撫勦兩端（治苗莫若勦勦而其）不移剏之未易撫第地未熟期會不一遲遲機方動（不欲撫不能撫）苗已覺漫散入山先該劉総將率興隆兵襲臺臘等寨賊早已驚覺厘焚其空寨以歸隨該水西兵攻破

平喦擒斬約六十名類稍挫苗鋒第局面尚難結束楚師未集偏橋之援未厚苗之猖獗與官道之梗塞未可知也

又上總督　征播

比正月初六日錢都司報生員曾文學以計斬提調遊士登時同事皆喜職獨有憂色十四日則龍泉報已不守殺死吏目劉玉鑾擄去土官安民志矣側聞施南衛之兵尚未到撫院已立督副將陳良玭領兵二千及新募夷兵毛宗慶等兵一千馳赴救援思石

十六日見石阡同知張于鴻之揭，未見告急，職從烏江探報者，云應龍於正月初二日點兵，不知去向，至初九日回播州矣。正與龍泉事相合，彼中府縣城池似無恙，且無厪台慮。董總兵以十二日到省，初議分布，將以李總兵督平越以東，董總兵督貴陽以西，適奉憲檄，撫院亟遣之，且馳赴思石調度，西顧無一兵，遂以單騎馳行，陳總兵亦以初十日從沅州發偏橋矣。龍泉不獨思石藩籬，寔湄潭進兵咽喉。不即收復賊勢日張，彼欲散未散之人心復合，直出偏鎮，梗我

糧道。爲力之難且百倍。欲復龍泉。遠水無救近火。必非調撥之兵所能濟。連日探得筊酋劄兵於烏江之新站刀靶水。又時常於老君關吽喊安氏兵借路。此直以疑兵牽我。且慮水西之搗其虛也。彼以疑兵制我。我獨不能張疑制之。今滇兵已到。似應督發屯劄馬鞍山。又調發新到募兵同羅寵等土兵屯劄馬場或三里堡。亟令水西點兵劄沙溪。仍請乞憲令督永寧奢兵向崗門劄雷鳴鎮。似進未進。烟動火不動。筊

亦能搏虎十之謫推

酋必不敢跬步出穴。龍泉之蟻聚可立解矣。賊散則

龍泉居然舊物或亦攻其所必救之一策也職已力請撫院、遣發朱參將前往水西黜兵、催促安強臣之檄、相望於道、聞強臣以十九日發鬼誓師、後赴省劄七十營、以五路進兵、數在三四萬之間曹副將至大方棒大賚、用鼓樂導迎、親見鳳氏伊母子鼓躍陳恩、自東還極感轅門非常作使、即非我族類、恐亦不得不効死力矣、惟是隴澄之賞未及、不得比於安之目

安與隴同族

把、其人視強臣更勃勃、願霜臺無終遺之、狡酋盡括夷漢之妻子、上囤為質、人心怨恨、各思投順、大兵至

日必有雲集響應者、率先一二具揭報中外、尚意即前憲示中稱尚義者、前隴澄欲如趙士登故事、職不可與其斬之、使後來者心疑、不若招之、使後來風動也

又上總督　水西功兵

黔中百事草具、祇奉師期、黔所在若破屋、不蔽風雨、賊欲衝突、何所不可、所牽制彼者、獨水西。彼中苗夷所怯、亦惟水西、次則蜀藺州東川芒部。賊每揚言安氏陽順上司耳、已與我約定號頭等語、以安夷心、其

水西與播仇殺已久。

實防安不淺。今以上刻之兵屯板山，四可知也。安氏母子、荷霜臺作使超格，曹副將之遺，正中肯綮，而陳恩尤感出望外、先是安之舊夷目，猶有言漢把併賞。而我輩出力者。有言祿廣之事。楊酋曾為安出力者。有言今日及楊，而明日當及安者。不無齟齬。陳恩置酒高會。力為主持，云今日命出朝廷騷動半海內、非我家爺與侵軼、業受督撫厚恩、何說之辭，不爾大者移師禍及我家、小則革主冠帶、載罪殺賊，是汝輩貽王羞也、各夷目始帖定、今初六日劄兵出渭河而鳳

氏親出以采土婦出諸夷目無敢不震懾矣所分布進兵路道具揭報中然陳思之意在主謀無奈乃搗穴耳職再四呼之造膝細探所謀亦是吹楚歌散營渙羣就中取事總不出霜臺招降範圍之內而思復有疑恐謀功不若戰功奇異目論功有說職極口諭之誠得如謀省許多軍餉全許多生靈功孰奇於茲督撫必能為汝移咨說明決不汝負渠始釋然計撫院必能詳布於霜臺而渠即日似亦具詳以請矣

上三院　征播

初四日（此前載播州見於有大作者）抵播首、經桃溪、循溪入賊衙院、及諸尋樂處、規制幾萬厦、盡付一炬、所存者望月臺、垂綸放舟處、望鹿城、合抱古杉、垂楊夾道、入播自打銅街、歷獅子橋、抵白田壩、一望但見瓦礫、入播治、四牌坊、三層樓俱爲有、從煨燼中得其忠孝堂、及家廟遺址、所未燬者、州後玉皇閣、與龍山香山東山數寺、千年剏建之播、一朝成墟、見者無不徘徊咨嗟、初六日開關抵海龍囤、水西營、在囤後新闢之路、砍山伐箐、攀木緣磴、雖咫尺而迂迴三十里、非徒跣不可、只得暫劄外營、

次日會川東左監軍登蓑雞城堅鐵柱關是日會以死報信疑相半賊漫意會死則無主必亂囤上必有潰散投奔者何至晏然如故左監軍以爲然督諸路兵鼓之城下銃砲火器俱發城上石弩雨下我兵被傷者不少城下詰之云會死且乞降何以拒敵城上應云汝以砲加我爲衆性命所繫無奈以弩應其衆尚未離也會之狡百出各路刻定時日前攻後打左擧右應但一處歇手者即以逗遛論申嚴土司也剳囤脚晝夜把截脫在信地疎虞雖目不以賄行誰其

信之、容與一二漢把、諭以大利大害、無敢不唯唯者、天稍霽、職卽徒步入箐親監之、惟是共逐之鹿、有犄者、必有角者、功在後路、前門寔守之、功在前門、後路實逐之、兩翼可推、使人各得一體、則人爭用命、脫大憝來縛、枝端已見、三省旣爲岐路、一省又自爲岐路、不曰某兵可不必用、則曰某將可不必來、恐有專功者卽有嚶成者、雖有發蹤、不遺追逐、是在霜臺一條布之、則以數十萬衆合圍、蕞爾一團賊、雖欲以詐死緩須臾之死、必無幸矣、

上內閣沈蛟門　征播

自去冬黔中之警報相望於道，甚且一夕三至，緣兵力之最貧而弱者無若黔，地勢之最近而平易於衝突者，亦莫如黔。龍泉黃平，則尤偪近虎穴門戶，狡酋乘我兵未集，將未到，今日聲攻龍泉，明日聲攻黃平，今龍泉竟被殘破，思石婺川之城池，且危若累棊，越在千里，援亦弗及，獨計有不援之援，攻其所必救耳。力請撫院，將省城近兵移剳，立檄水西安疆臣點兵剳沙溪，立遣朱叅將往水西催督，又力請總督檄永

寧脅兵劄雷鳴鎮欲進未進烟動火不動總督復益以南川綦江之兵擾之賊聞果撤兵歸巢綦川孤城尚得無恙則牽制之明效而曾之不能首尾相顧可知也思石爲楚哨偏橋信地今大將軍陳璘已到關龍泉營馳赴思石偏橋之楚兵亦漸集春雨將漲蜀中不能日費千金以待黔分布粗具擬於二月初三日誓師至期則總兵李應祥副將陳寅王鳴鶴或亦踵至矣黔省會偪近曾穴僅隔一江所恃無恐不至驚動則水西安宣慰之力脣齒狐兎之疑人猶不能

釋然於安。近據其出楊會責望於彼私書。及其先後探報楊會現修板山圍。專為防安。而以萬七千同心上刻之兵。專備安氏。則會之疑安可知。安之區區亦略可槩見。某作使之不遺餘力。細察其意。亦欲圖美名。規厚利。業已蒙被不測恩宥。廟堂且隻目而望之。渠所主持在陳恩王嘉猷等。某時呼之造膝。兩漢把唯唯。不以間諜。則以力戰。始終不敢退托。人言彼欲收漁人之利。由某管窺。誠得彼功收漁人乎。斯亦足稱塞威稜。西南所禱祠以求者也。第諜則會防護甚

峇、戰則困獸必鬬、恐安尚不自必耳、所幸彼中衆叛親離、迺來通細作、乞牌諭、乞免死票者、接踵如雲、狡酋百計、於各渡口把守、不能禁也。至如苗患在腹心、而九股爲最、方有事於撤勦之既難、撫亦不易、其討𤼵犯官繆思忠劉之屏等、授之機宜、俾得出死力自贖、今已撫出其頭目一十四人、而領其渠曹錢擒等四人詣撫院投見、挿血誓刻、願效把截、所不可化誨者、黃岑寨膽自知罪重之殘苗耳。聲威一壯、自當帖然。

經世文編卷終

